

# 过程或者慢下来(四章)

□ 川布衣

## 慢下来

有几个人在抽烟聊天，在对面二楼露台上。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，我知道，他们在等候会议的开始。二楼露台里面的会议室，是我居住的这个川中小县的中枢神经。一些大事，比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、城市和乡村的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等等问题，将在会议室讨论，然后实施。这些开会的人，他们整洁的白衬衣闪着像一面面行走的镜子。这些镜子，照见了以前的我——过去近二十年的岁月，我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开会的路上。

当我抬头，仰望湛蓝的天空，任思绪躺在一块洁白的云朵上，随意漂泊；当我俯下身子，专心致志，帮助路上的一只蚂蚁获得它需要的一颗米粒；当我在漆黑的夜晚，故意闭上眼睛，在虫吟声中，踏上靠近家门的台阶；当我仔细聆听一只柳莺的鸣唱，试图翻译它的唱词；当我单曲循环，沦陷在一首悠远的歌谣里；当我捧着一杯春雨，试图酿成醇香的酒；当我打开一本书，在一些句子里反复徘徊；当我扛着锄头，在老家的自留地里清除长了多年的杂草，杂草们躺在地上，像一个个失败的敌人，而我是获胜的战士……

我知道，我慢下来了。这是一个过程，再忙碌的人，也会慢下来。而且以现有认知来看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脚步慢下来，就会停止或者变慢转动的速度。

## 节目和从前

一些藤蔓植物的影子，在政务中心的玻璃幕墙上，顺着灿烂的光往上爬，似乎要吮吸难得的冬日暖阳。今天与昨天天气对比十分强烈。昨天阴沉沉的，但昨天的足球场上，有央视3套《喜上加喜》正式录制。电视上热气腾腾的相亲节目来到身边，给小城大众带来了难得的聚集。

节目录制中午十二点开始，观众进场时间却是上午十点半，主持

人和嘉宾进场时间十一点半。冷冷的风吹着漫长的等候，大家心里那个急啊；而事先选好的那个相亲姑娘，穿着薄薄的衣衫，一直站在台上，身上那个冷呐。还好，到下午四点节目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可爱的本地姑娘终于和一个来自东北的小伙子牵手成功，如果导演组没有预设一个局来欺骗观众，那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陪同从市上请来的嘉宾进场之后，我不喜欢内场的吵闹，便借口维持秩序，呆在外场偷懒。

好巧不巧，在抽空出来透气的时段，我居然邂逅了一大堆从前。

碰见了以前的女同学，在北坝教书的那几年，和她也是同事。女同学兼女同事的话还是和从前一样多啊，聊起了很多人很多事。比如，某女同事看似恩爱的婚姻居然不恩爱，退休了，却和老公离了婚，独自带着两个外孙。还有，某某女同事和她的老公，都是教师，都退休了。女儿对外经贸大学毕业，国际贸易硕博连读后，在香港工作，早就在香港买了房子。女同事夫妇便卖了县城和市里的大房子，用大房子的钱，在香港买了一套小房子，准备和女儿团聚，更准备帮女儿带娃，共享天伦。岂知道，计划不如变化快。前不久，女儿又在英国买了别墅，经常往来于英国和香港，在英国的时间比在香港的时间多得多。女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至少有两百多天在飞机上。女儿年龄距离四十已经不远，却连谈朋友的时间都没有，更不要说有娃了。而现在年轻人的婚事，老两口包办不得，催催不得，加之一年也见不了女儿几次，只好离开人生地不熟的香港，又回到县城，在某某菜市场楼上，租了一套房子居住。

还远远看见了以前认识的一个领导。多年以前，他是城区教办主任，权势大，管着城区及郊区的二三十所学校。记忆中，他看人的时候，眼皮似乎一直向上，耷拉不下来。那时的我，在他辖区内的某某村小学教书。教办辖区内的村小学上百所，如果那时候的我招呼那时候的他，

他是百分之两百不会理我。今天，他老婆涂脂抹粉，盛装出行，来节目现场当鼓掌呐喊的群众演员。他呢，充当了跟班，专职负责给老婆拿衣服、递茶水。某一刻，他似乎稍微慢了一点，被老婆当着演员朋友的面呵斥了几句。只见他颇为尴尬，脸上的肌肉动了几下，却也忍了。而节目现场认识这前主任的人，似乎也没谁。闹闹嚷嚷的人群中，再不见他当年的意气风华和挥斥方遒。

又接了二哥和龙的电话，才知道，二哥的姐夫昨天凌晨去世了。二哥的姐夫，刚退休没几年，以前是民办教师，后来到处教办工作，后来转行政，当上了大镇镇长，而后又任职大局局长。姐夫的儿子某电子科大毕业，曾经在省上的某厅工作，后来又回到省国资委下面的某国企做副总；儿媳妇人漂亮，工作岗位很不错；孙子也六七岁了，十分聪明可爱。正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，姐夫却去世了。不用细想都能知道，刚退休没几年就不由自主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去世姐夫的心里肯定装满了无数的遗憾和不甘。

今天的足球场上，大屏、音响和道具架子已经连夜一拆而空。终于不再轰隆隆、终于不再咣咣咣地响，广场恢复了宁静，一如它的前世，是一片荒凉的河滩。

也许，除我之外，没有多少人知道，在这里，在这表演过爱情故事的现场，也演绎了一些没有上台的节目。

## 老明台

又去了柳林坝。每当天气晴好，我又正好休息的时候，总想去一去柳林坝。处于县内涪江上游的柳林坝，是一片原生态湿地，河面宽阔，飞鸟云集，风景如画。

又经过了老明台电站。它之所以叫老明台，是它已经废弃多年，不远的下游有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新电站。老电站其实已经没有名字，它的名字，已经给了新的电站。

石头堆砌的老电站，是一座苏式建筑，几乎没了房顶，但当年的匠

心肉眼可见，石墙拱门依旧坚固，石纹路清晰，水里的转子似乎都还在转动。资料记载，这是建国以来四川第一座多功能电站，集发电、灌溉、防洪三位一体。我曾经和一些人一起呼吁，将它修缮为一座小型的水电博物馆。但是，几乎无人回应，只好作罢。

老明台的引水渠里，依然水声清朗。只好每次路过的时候，抚摸几回石墙，安慰一下它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## 旧书

整理书架的时候，翻到了一堆又一堆旧书。它们是我的老朋友。

多年以前，我爱到南下街、学街去逛旧书摊。新书太贵，我买书的经费实在有限，旧书是不错的选择。

旧书摊上，经常能淘到好书。比如一整套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比如《复活》，比如陪伴了儿子少年时代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《环游地球一百八十天》，还有繁体的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等等。那些几乎崭新的连环画，两毛钱一本，我淘了一蛇皮口袋，大约两百本。《绿衣亨利》，可惜只有上半部，下部却一直没有找到。

旧书之中，不时藏着惊喜和感慨。比如，在一本旧书里，我找到过一枚建国初期的崭新的半分线邮票。有一次，还找到过某某男写给某某女的情书。看得出来，那纸质已经发黄的口号式的情书，估计其主人也嫌弃自己没有写好，打动不了心爱的人，踌躇再三，也没敢发出去，只好便宜了买旧书的我。

好多旧书，都写着原主人的大名。其中一些旧书的原主人，居然有我认识的。那时，他还在县上做某局的局长，现在已经是市里的厅级干部。让我意想不到的，经常在主席台正襟危坐的他，还买过那么多文学名著，内心的角落里曾经藏着一个文学梦。现在，他不知道的是，属于他的那一摞厚厚的过去的梦，安静地躺在了我的书柜里。

腆起来，低下了头，一个劲儿地盯着脚下的地板，双手掌心相合插放在两条大腿间，不声不响，微胖的体态如一口铁钟，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不漏风声。我坐下来问他：“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家人没有同你一起来办理呢？”他蠕动着稀稀朗朗地垂在嘴上的黑色胡须回应：“这个事情，我做得了主。”简短而又肯定的回答，摆出了一家之主的架势。从那位男子出示的身份证上，我发现他与我家先生年纪一般大。我突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转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身着西装正悠闲品茶看报的先生，再看看眼前这位白皙微胖皱纹已爬上脸庞、平和中带着几分酸涩的男子。我方佛看见了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晚上，正是饭点时分，忽听传来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那位买房的男子和一个手里牵着一杂乱长毛中型犬的女人。男子主动说明是带妻子来看房子的，我立即请他们进屋。黑色运动服紧裹着肥胖身体的牵着狗的女人，抢先而入。灯光下，那黝黑的笑脸露出了黄白牙齿，她兴冲冲地问我：“全自动洗衣机放在哪里的？我要去看看！”来到全自动洗衣机前，她禁不住打开洗衣机上盖，把头靠近洗衣滚筒口，忙伸出手来，粗短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滚筒壁，像是在抚摸一件无价之宝一样沉醉。

晚风透过窗户吹进来，一股浓浓的北方馒头味儿，幸福地弥漫了整个小屋。

奶奶去世后，母亲把她的随身物品清理出来，让我们十几个晚辈挑选。桌上堆满了戒指、耳环、钱包、老花镜……母亲悲伤地说：“每人留一两件吧，做个念想。”

我告诉母亲，我只想要奶奶的针线筐。很快，我们就从大堆的物品中找出了它。怀抱着这个被奶奶抚摸过千万遍的筐子，我如同抱着亲爱的奶奶，刻意的坚强瞬间瓦解，终于泪如雨下。从记事时起，奶奶就有这个针线筐，和洗脸盆差不多大。各色布头、线、顶针、锥子、麻绳、纽扣……各种缝补用品应有尽有，真的是一个百宝筐。解放前，奶奶是个织女，心灵手巧，很多年轻姑娘媳妇都曾拜奶奶为师学习纺纱织布技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手工织布逐渐被机器织布取代，但是，奶奶勤劳的巧手绝不闲着，她不但给我们全家缝衣做鞋，还经常帮亲戚邻居做衣服。

小时候，我很喜欢下雨天，因为雨天奶奶就不会出门干农活或赶集，而是在家里做针线活。我最喜欢偎依在她身边看她绣鞋垫，奶奶会用各种彩线绣出漂亮的图案，花鸟虫兽均在她的手中神奇地呈现。鞋垫的图案花红叶绿，枝蔓向上，蝴蝶萦绕，花瓣、花蕊、叶子和蝴蝶身子、翅膀的颜色都各不相同。

小时候，我总是盼望着过年，穿新衣、吃美食、领压岁钱……妈妈还会特意给我戴上漂亮的发夹。上小学六年级那年，家中修了新房，因为预算超支而缺了很多资金，爸爸妈妈只好四处求人借钱。看到他们憔悴的面容，我想今年过年肯定只能穿旧衣服了，果然，已经到了农历二十九，妈妈也没有给我买衣服。面对家中的窘迫，虽然能理

# 藏在针线筐里的思念

□ 杨莉

解，但也难免失望和伤心。但是，大年三十那天清晨，我刚睁开眼，奶奶就乐呵呵地拿着一件新衣服跑来了：“孙女，快穿上试试，看合身不？”我兴奋得一跃而起，把新衣服披在身上，忙问：“奶奶，妈妈没给我买布料啊，您什么时候去买的？”奶奶笑眯眯地说：“你知道我的针线筐中有许多布头啊，我把它们拼接起来就行了啊。”我仔细一看，这件大衣是由很多布巧妙地拼成的，后面还收腰且做了个蝴蝶结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我激动得抱着奶奶亲了又亲。中午吃饭时，我才发现奶奶的手上已有了好几个大大的血泡。

奶奶去世已经十年了，这个针线筐我一直珍藏着。女儿的纽扣掉了，我从筐中找出一粒给补上；她的衣服裂开线了，我也会学着奶奶的样子，笨手笨脚地缝补。每触摸一次针线筐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奶奶，想起小时候偎依在她怀中的岁月，想起她给我缝的花衣服，想起她绣的花鞋垫……

# 老人和狗

□ 刘英

去城里那天，女儿没有告诉左邻右舍，怕老人触景生情，难受。坐上车，老人一句话没说。车子启动时，他示意坐在身旁的女儿，把车窗摇下。他说，他有些晕车。

老人突然抬起头，看着车窗外。家里那只老黄狗，前爪子爬搭在车窗上，拼命地摇着尾巴，嘴里不停地叫着。老人伸出手，准备去摸摸狗的头。可是，老人的手僵在了半空里。车子开得太快，狗有些追不上。

老人努力扭过身子，往后面看，老黄狗在反光镜里拼命地追。老人的眼里，突然掉出几滴眼泪。

老人住进了女儿家。为老人上厕所方便，女儿女婿让出主卧2米大床，自己睡1.2米小床。平时凌晨4点左右就会醒来的老人，不想吵醒女儿女婿，便一直睁着眼睛看昏暗的天花板，直到女儿女婿起床。

一段时间，女儿和女婿加班特别累。老人决定起床给女儿女婿做早餐。准备炒菜时，火太大，锅太红。倒油下的那刻，锅里突然窜出一大团火，吓坏了老人，也惊醒了女儿。饭没煮好，差一点酿成大祸。老人自责了许久。

“无所事事”的老人，只能每天站在阳台上，依靠在窗台护栏旁，望着老家的方向，发呆许久。

一坐车就会晕车的老人，站在超市扶手式的电梯上，身体有些恍惚。超市里应有尽有，可老人突然特别想老家村口的小卖部。在那里，老板会递过来一支烟，还会坐下来一起聊天。每次去买盐或者酱油，老人都特别高兴，老人厨房里已经堆了好多盐和酱油。

路过一个公园，许多老人在锻炼，舞剑，练太极……女儿建议老人经常到公园走走，顺便锻炼锻炼。老人直摇头，在农村，拿着锄头挖土种菜，某种好，身体也锻炼了。

走在十字路口，女儿一把拉住了老人，说是红灯。老人木讷地站在原地。老人想起村里的小路，有野花，有青草，有远处袅袅的炊烟。对了，还有那条撒欢的老黄狗。

老人匆匆回了趟老家。一下车，老人就听到了熟悉的狗叫，老黄狗扑向

# 北方馒头

□ 喻月嫦

顿时惊诧道：“哪里用得着找这么多钱？找四块就够了呀！”他一听，眉心紧蹙，一脸的疑惑，又拿出那张新版的五元仔仔细打量，像是在鉴别一件来历不明的珍宝一样，“哎呀！这是五块呐，新版钱没有认出来，以为是五十块，谢谢……”少言寡语的他突然多出这么几句话来，似乎要倒出所有的言语来表达感激之情，干裂粗糙的双手相合向我深深鞠躬，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。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直他鞠躬的身体。那张难以挤出一丝笑意的脸终于露出了微笑，彼此相对，时间无言，生命的暖流相互交融，静静流淌，小镇上空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。

“你想好了没有？”中介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应声回问：“他心中的价位是多少呢？”“再少两万。”我第一反应地回复她：“可能不行，家里人都不会同意的。”“那我再给客户说说”，中介说罢便挂了电话。

自房屋出卖信息在网上登记以来，中介电话应接不暇，看房人来来往往，家里门庭若市。我一直相信房子要遇有缘人，冥冥之中房子主人即将到来，我有这样的预感。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我接过电话，对方传来：“客户再添八千，已经是至高点了”，

“你好！我是房屋中介，刚才我带客户去看了你家的房子，他有买房的意向，希望你价格在优惠一点。”“这是卖价，没有喊价呀，况且之前有买家给的就是这个价格。”“请你给他少一点，他们租房卖北方馒头，没有多少积蓄，只能按揭。”“北方馒头”一遍遍在耳畔回响，我思绪瞬间飘远。

多年前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，万物变得冷峻生畏。“北方馒头！北方馒头……”我迎着寒风，怀揣着双手，哆嗦着紧抱身体，在茫茫的雾海中找寻“北方馒头”的身影。叫卖声从十字路口方向传来，越来越清晰，我大声喊“北方馒头！”不一会儿，依稀看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影走过来，自行车后架上托着一个长方形的箱子。距离拉近，对方模样清晰可见，一米六五左右的瘦小个子，白里透着黄的长圆脸布有几条浅皱纹，稀疏的黑发间凸显出头顶一小块头皮来。他问我：“买大的还是小的？”“要小的”我答道。他快速架好自行车，打开箱盖，热气腾腾的烟雾喷然而出，大大小小的馒头躺在暖箱里像白白胖胖的小宝宝。他熟练地将小馒头装进塑料袋，将束好的一袋小馒头递给我。我递给他一张新版五元的纸票，他将钱的正反面反复看了看，确认无误后，拉开黑色小腰包拉链，再深入内层拉链，取出一叠一元纸票，数出几张，又拉开另一个内层包，取出几张十元纸票，再反复清点，最后递给我。看着这一叠大大小小的纸票，我